

doi:10.13582/j.cnki.1674-5884.2025.03.002

新人力资本视角下父母陪伴对青少年健康的影响研究

胡宇鹏¹,袁宗金²

(1.又松大学 经营学院,韩国大田 广域市 34606;2.南京晓庄学院 幼儿师范学院,江苏 南京 211171)

摘要:父母是孩子成长的主要负责人,父母的陪伴对孩子的成长与发展有着重要作用。基于新人力资本视角,利用中国教育追踪调查(CEPS)两期数据,采用倾向得分匹配的固定效应模型,通过亲子共餐频率反映父母陪伴,实证检验父母陪伴对青少年健康的影响。研究发现:亲子共餐在改善青少年健康状况中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具体表现为亲子共餐频率增加对青少年健康状况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反之,亲子共餐频率减少对青少年健康状况具有显著的负向影响。

关键词:父母陪伴;青少年健康;倾向得分匹配法;新人力资本理论

中图分类号:G78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4-5884(2025)03-0008-08

党的二十大报告强调,要坚持教育优先发展、科技自立自强、人才引领驱动,加快建设教育强国、科技强国、人才强国。人力资本质量是影响国家经济社会发展的关键因素^[1-2]。在过去的半个多世纪,人力资本概念逐渐融入经济学及其他社会科学的理论框架和经验研究。但传统人力资本质量研究更多的是考虑认知能力(cognitive ability)和非认知能力(non-cognitive ability)^[3-5]。健康是生存的根本,是创造财富的前提,是情感发展与智力发育的保障^[6]。在新人力资本理论中,健康是一种重要的人力资本,是其他人力资本的前提。如果健康人力资本水平偏低,将严重影响其他人力资本的发挥,导致劳动时间减少,劳动生产率降低,进而限制收入的增长,造成收入低、人力资本水平低的“贫困陷阱”^[7]。健康是促进人的全面发展的必然要求,是经济社会发展的基础条件,是民族昌盛和国家富强的重要标志,也是广大人民群众的共同追求。而在国民健康中,青少年的健康状况对社会经济有着重要影响^[8]。青

春期具有身体、认知和社会发展的深远潜力,被视为继婴幼儿期之后的“第二个关键窗口期”。《柳叶刀》青少年健康委员会呼吁全球关注青春三重红利带来的潜力,这种潜力可以通过投资青少年及其健康与福祉,并从青春期延续到成年期,再传递到下一代来实现。我国青少年人口位居世界第二,拥有超过2亿的6~19岁青少年,想要实现中国经济的持续繁荣,重视青少年健康人力资本运营势在必行。

家庭是社会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个体成长和社会化的重要场所。家庭是孩子的第一学堂。父母在家庭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对孩子的成长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孩子在成长过程中,通过与父母的亲密交流和互动,承继父辈珍视教育的行为、态度和观念,以及在家庭外部获取成功的社会能力,如合作、妥协、谈判等^[9]。父母的陪伴对青少年的成长具有重要的影响,陪伴可以传递给孩子更多的积极信号,让他们感觉被重视,提升他们对未来的信心,进而有效促进他们自我价值观的

收稿日期:2024-11-25

作者简介:胡宇鹏(1996—),男,山西太原人,博士生,主要从事教育管理研究。

形成^[10-11]。然而,从《中国城市亲子陪伴调查报告》可知,当前中国亲子陪伴情况不容乐观。数据显示:仅 1/3 的父母有足够的时间陪伴孩子;中国家长工作日平均亲子陪伴时间为 3.7 小时;不同学历和不同城市的家长陪伴孩子的时间也有差异,越是大城市、学历高的父母,越没时间陪伴孩子,大学本科学历的父母在工作日平均每天陪伴孩子 3.64 小时,而硕士及以上学历的父母仅为 3.46 小时^[12]。现实生活中,有的父亲在亲子陪伴上存在缺乏技巧的现象,大多数仍在用“电子保姆”打发孩子。

鉴于此,本研究基于新人力资本理论,利用“中国教育追踪调查”(China Education Panel Survey,以下简称 CEPS)数据库两期调查数据,采用倾向得分匹配的固定效应模型考察父母陪伴对青少年健康人力资本的影响。研究从受益青少年的微观视角,为相关部门制定和实施具有针对性的预防与干预措施,从而提升青少年健康水平提供新的视角。

1 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设

21 世纪初,技术革命推动经济社会转型,新经济形态下的生产模式使得人的需求发生了较大转变。以詹姆斯·赫克曼(James J. Heckman)为首的新人力资本理论倡导者在传统人力资本概念和内涵基础上对其展开进一步的扩展与完善,认为人力资本包括认知能力、非认知能力与健康三个方面。自新人力资本理论被提出后,健康这一重要维度的研究重要性被严重忽略,当前基于新人力资本理论探索健康人力资本的研究中,只有少量关注健康人力资本投资对个人收入或者社会发展的影响(如内生经济增长、经济高质量发展、共同富裕等)^[13-16]。更多的研究聚焦于对健康人力资本影响因素的探索。

关于健康人力资本的影响因素,探讨最多的是父母对健康人力资本的影响。家庭是青少年成长的主要环境,青少年每天打交道最多的就是父母。父母的一言一行都可能对青少年的成长乃至未来的人生发展产生重要影响。王宙翔和刘成奎的研究表明,父母的受教育程度会影响其子女的先天气赋继而直接影响青少年健康,同时,父母的

收入水平也会影响青少年的营养状况,继而间接影响青少年身体健康^[17]。父母对青少年健康人力资本的影响一直是学界关注的重点。然而,外出务工或其他因素导致父母与孩子分离时,父母往往会选择隔代抚养或者交由其他亲属监护,这种方式通常只能满足青少年最低层次的生存需求,无法提供有效的共情陪伴,祖父母或亲属通常不会过多关注青少年的健康发展。基于上述理论分析与实证结果,提出假设 1:父母陪伴能够显著改善青少年的健康状况。

2 研究设计

2.1 数据来源

本研究采用的是中国人民大学中国调查与数据中心“中国教育追踪调查(CEPS)”项目 2013—2014 年、2014—2015 年两期的数据。基线调研以当年七年级和九年级在校青少年为调查对象,以平均受教育程度和流动人口比例为分层依据,共抽取全国范围内 28 个县级行政单位 112 所学校的 438 个班级,数据涵盖 19 487 个七年级和九年级的青少年样本。2014—2015 年,CEPS 项目进行了追踪调查,在成功追访 9 449 个样本的基础上,新增 471 个八年级青少年样本,共有 9 920 个观测值。本研究使用两期面板数据,剔除未被追踪到的样本和不完整的样本,最终得到样本 9 888 个。

2.2 研究方法

研究主要采用匹配回归模型(PSM-OLS)对调研数据进行分析处理。将倾向得分匹配法(PSM)和多元线性回归(OLS)进行组合使用,既可以解决样本选择偏差问题,又可以避免遗漏变量产生的内生性问题,从而可以更好地研究父母陪伴对青少年健康状况的影响。

2.3 变量定义

研究的因变量为青少年身体健康状况。从新人力资本的定义可知,人力资本包括认知能力、非认知能力与健康。当前关于青少年认知能力与非认知能力的探索较多,同样作为新人力资本重要组成部分的健康却少有研究关注。因此,本研究将青少年健康状况作为研究对象。结合 CEPS 数据,研究采用青少年追踪问卷题项“你现在的整

体健康情况如何?”和家长追踪问卷题项“孩子现在的身体健康情况如何?”对青少年健康状况进行测评,均设置“很不好”“不太好”“一般”“较好”“很好”5个选项。为避免家长和青少年单方面回答造成的偏差,研究最终取家长问卷和青少年问卷的平均值来衡量青少年身体健康状况。

研究的自变量是父母陪伴。《中国城市亲子陪伴调查报告》数据显示,在各类亲子互动活动中,亲子共餐的参与率显著高于其他形式^[12]。共享餐桌时光不仅是维系亲子情感的重要纽带,更是履行养育职责的基础方式。通过这种高频次的相处,家长既能及时掌握子女的学习生活动态,又能针对子女成长过程中遇到的困惑给予适时引导,从而有效发挥家庭的教育功能^[18]。因此,本研究选择亲子共餐频率作为考察父母陪伴的研究视角,考察青少年成长过程中父母陪伴缺失与否。研究主要从以下两个方面进行探索。一方面,考察亲子共餐频率增加对青少年健康的影响。我们选择基期亲子共餐频率为“每周一次及以下”的青少年作为样本($N=2\ 097$),并将这一群体分为两组:一组是追踪期亲子共餐频率增加到“每周一次以上”的青少年,即“实验组”($N=1\ 161$);另一组是追踪期亲子共餐频率仍然为“每周一次及以下”的青少年,即“对照组”($N=936$)。另一方面,考察亲子共餐频率减少对青少年健康的影响。我们选择基期亲子共餐频率为“每周一次以上”的青少年作为样本($N=7\ 791$),并将这一群体分为两组:一组是追踪期亲子共餐频率下降为“每周一次及以下”的青少年,即“实验组”($N=1\ 101$);另一组是追踪期亲子共餐频率仍然为“每周一次以上”的青少年,即“对照组”($N=6\ 690$)。不论从哪方面进行分析,本研究自变量为二值变量,“实验组”设为“1”,“对照组”设为“0”。

控制变量。研究包含3个层面的控制变量,分别是个体层面、家庭层面和学校层面。具体包括:(1)个人层面,包括性别(男性=1,女性=0)、年龄、户口类型(农业户口=1,其他户口=0)、体重(单位:千克)、是否独生子女(独生子女=1,非独生子女=0)、是否住校(住校=1,没有住校=0)、学业成绩(1=不好,2=中下,3=中等,4=中

上,5=很好);(2)家庭层面,包括父母健康状况(1=很不健康,2=比较不健康,3=一般,4=比较健康,5=很健康)、父母双方教育水平较高一方的受教育年限、父母工作情况(至少一方为社会工作者=1,双方均不为社会工作者=0)、家庭经济状况(非常困难=1,比较困难=2,中等=3,比较富裕=4,很富裕=5);(3)学校层面,是否设置健康课程(1=是,0=否)、学校所在地区类型(农村/镇=1,城乡接合部/边缘城区=2,中心城区=3)、学校地域类型(东部、中部、西部)。

亲子共餐频率增加样本各变量描述性统计如表1所示。描述性统计分别计算全体青少年、亲子共餐频率增加青少年和亲子共餐频率未增加青少年的均值与标准差,并通过 T 检验计算均值差。根据数据可知:亲子共餐频率增加青少年的身体健康状况、性别、体重、父母健康状况、父母受教育程度、父母工作类型、家庭经济状况、学校地区类型和学校地域类型的得分均值显著高于亲子共餐频率未增加的青少年,具体来看,均值分别高了0.260、0.247、8.774、0.272、1.580、0.354、0.163、0.258和0.333;而亲子共餐频率增加青少年的户口类型、是否独生子女、是否住校、学业成绩、健康课程的得分均值显著低于亲子共餐频率未增加青少年,分别低了0.316、0.040、0.336、0.173、0.204。

亲子共餐频率减少样本各变量描述性统计如表2所示。描述性统计分别计算全体青少年、亲子共餐频率减少青少年和亲子共餐频率未减少青少年的均值与标准差,并通过 T 检验计算均值差。根据数据可知:亲子共餐频率减少青少年的年龄、户口类型、是否住校得分均值显著高于亲子共餐频率未减少青少年,具体来看,分别高了0.166、0.137和0.257;而亲子共餐频率减少青少年的健康状况、体重、是否独生子女、学业成绩、父母健康状况、父母受教育程度、父母工作类型、家庭经济状况、健康课程、学校地区类型和学校地域类型得分均值显著低于亲子共餐频率未减少青少年,具体来看,分别低了0.226、1.581、0.162、0.068、0.158、1.066、0.105、0.201、0.078、0.240和0.205。

表 1 控制变量描述性统计(亲子共餐频率增加)

变量	全体青少年		频率增加青少年(1)		频率未增加青少年(2)		均值差(1)-(2)
	均值	标准差	均值	标准差	均值	标准差	T 检验
身体健康状况	3.881	0.864	3.997	0.855	3.737	0.854	0.260***
性别	0.640	0.480	0.750	0.433	0.503	0.500	0.247***
年龄	12.817	0.769	12.825	0.646	12.808	0.900	0.017
户口类型	0.498	0.500	0.357	0.479	0.673	0.469	-0.316***
体重	54.426	12.694	58.342	12.864	49.568	10.643	8.774***
独生子女	0.227	0.419	0.209	0.407	0.248	0.433	-0.040**
是否住校	0.408	0.492	0.258	0.438	0.594	0.491	-0.336***
学业成绩	2.839	1.050	2.761	1.069	2.935	1.018	-0.173***
父母健康状况	3.718	0.921	3.840	0.807	3.567	1.026	0.272***
父母受教育程度	13.031	3.314	13.736	2.985	12.156	3.490	1.580***
父母工作类型	0.309	0.462	0.468	0.499	0.113	0.317	0.354***
家庭经济状况	2.787	0.613	2.860	0.543	2.697	0.679	0.163***
健康课程	0.457	0.498	0.366	0.482	0.571	0.495	-0.204***
学校地区类型	1.811	0.816	1.926	0.836	1.668	0.767	0.258***
学校地域类型	2.091	0.863	2.239	0.865	1.906	0.824	0.333***
N	2 097		1 161		936		

注: *、**、*** 分别表示 10%、5%、1% 的显著性水平。

表 2 控制变量描述性统计(亲子共餐频率减少)

变量	全体青少年		频率减少青少年(1)		频率未减少青少年(2)		均值差(1)-(2)
	均值	标准差	均值	标准差	均值	标准差	T 检验
健康状况	4.062	0.759	3.868	0.819	4.094	0.744	-0.226***
性别	0.517	0.499	0.521	0.500	0.516	0.500	0.005
年龄	12.499	0.660	12.642	0.746	12.476	0.642	0.166***
户口类型	0.449	0.497	0.567	0.496	0.430	0.495	0.137***
体重	51.683	10.798	50.324	9.998	51.906	10.908	-1.581***
独生子女	0.480	0.500	0.341	0.474	0.503	0.500	-0.162***
是否住校	0.257	0.437	0.478	0.500	0.221	0.415	0.257***
学业成绩	3.107	1.064	3.049	1.047	3.117	1.067	-0.068*
父母健康状况	3.908	0.907	3.773	0.981	3.931	0.892	-0.158***
父母受教育程度	14.048	3.473	13.133	3.606	14.199	3.427	-1.066***
父母工作类型	0.246	0.431	0.155	0.362	0.261	0.439	-0.105***
家庭经济状况	2.983	0.584	2.810	0.639	3.012	0.569	-0.201***
健康课程	0.637	0.481	0.570	0.495	0.648	0.478	-0.078***
学校地区类型	2.124	0.853	1.917	0.827	2.158	0.853	-0.240***
学校地域类型	2.364	0.830	2.188	0.814	2.393	0.829	-0.205***
N	7 791		1 101		6 690		

注: *、**、*** 分别表示 10%、5%、1% 的显著性水平。

综合表 1 和表 2 可知:当亲子共餐频率较高时,青少年的健康状况更好,体重值更高,父母健康状况更好,父母受教育程度更高,父母更偏向于社会就业,家庭经济状况更好,学校更可能位于中心城区和东部地区;当亲子共餐频率较低时,青少

年更可能来自农村,且更多的是住校学生。

3 研究结果

3.1 倾向得分匹配结果

为了保证匹配样本的效果,研究进行了平衡

性检验。平衡性检验主要考察具有相同倾向得分的青少年在亲子共餐过程中是否表现出随机分配。研究采用核匹配法对 probit 模型的倾向得分进行匹配。匹配后,亲子共餐频率增加和亲子共餐频率未增加组青少年大部分协变量偏差均得到消减,其中,学校地域类型的消减幅度最大,达到了 98.2%。而亲子共餐频率减少和未减少组青少年除性别外,其他协变量的偏差均得到消减,其中,学业成绩的消减幅度最大,达到了 76.9%。这说明,无论是亲子共餐频率增加还是亲子共餐频

率减少均达到了较好的匹配效果。

3.2 父母陪伴对青少年健康状况的影响

表 3 是采用最小二乘估计(OLS)模型估计的基准回归结果。估计结果表明:亲子共餐频率增加对青少年健康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且可以提升青少年健康水平;亲子共餐频率减少对青少年健康产生显著的负向影响,使得青少年健康水平降低。可见,亲子共餐在促进青少年健康成长中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故假设 1 成立。

表 3 亲子共餐频率对青少年健康的影响:OLS 模型

变量	健康状况			
	模型 1		模型 2	
	β	稳健标准误	β	稳健标准误
亲子共餐频率增加	0.172***	0.041		
亲子共餐频率减少			-0.133***	0.026
性别	0.087**	0.042	0.079***	0.017
年龄	-0.014	0.027	-0.025*	0.014
户口	-0.109**	0.045	0.019	0.020
体重	0.003*	0.002	0.002***	0.001
独生子女	0.075	0.047	0.005	0.019
是否住校	0.061	0.045	-0.044**	0.022
成绩	0.066***	0.019	0.045***	0.008
父母健康状况	0.133***	0.021	0.149***	0.010
父母受教育程度	-0.007	0.007	0.002	0.003
父母工作类型	0.065	0.056	0.005	0.022
家庭经济状况	0.113***	0.036	0.133***	0.016
健康课程	0.133***	0.040	0.042**	0.017
学校地区类型	-0.020	0.025	0.023*	0.012
学校地域类型	固定	固定		
常数	2.749***	0.418	2.989***	0.198
R^2	0.082	0.082		
N		2 097		7 791

注: *、**、*** 分别表示 10%、5%、1% 的显著性水平。

3.3 倾向得分匹配固定效应模型

进一步采用 PSM+OLS 方法检验亲子共餐频率对青少年健康的影响。具体研究结果见表 4。研究发现:亲子共餐频率增加对青少年健康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且亲子共餐频率增加青少年比未增加青少年健康水平高;亲子共餐频率减少对青少年健康产生显著的负向影响,且亲子共餐频率减少青少年比未减少青少年健康水平低。这与 OLS 模型得到的结果一致,进一步论证假设 1

成立。

3.4 稳健性检验

为了保证估计结果的稳健性,研究采用以下几种匹配方法结合多元线性回归法检验前文估计结果是否稳健。主要采用以下三种匹配方法:(1)计算倾向分值时采用 Logit 模型替代 Probit 模型;(2)采用近邻匹配法替代核匹配法;(3)采用半径匹配法替代核匹配法。研究发现,在三种不同匹配法的检验下,亲子共餐频率增加对青少年

健康均有正向促进作用,而亲子共餐频率减少显著降低青少年的健康水平,与前文结果一致。因此,本文的研究结果较为可靠。

表 4 亲子共餐频率对青少年健康的影响:PSM+OLS 模型

变量	健康状况			
	模型 1		模型 2	
	β	稳健标准误	β	稳健标准误
亲子共餐频率增加	0.159***	0.041		
亲子共餐频率减少			-0.114***	0.028
性别	0.069	0.043	0.088***	0.019
年龄	-0.026	0.029	-0.024	0.015
户口	-0.105**	0.046	0.015	0.021
体重	0.003	0.002	0.002**	0.001
独生子女	0.075	0.049	0.002	0.020
是否住校	0.085*	0.046	-0.043*	0.025
成绩	0.076***	0.020	0.039***	0.009
父母健康状况	0.140***	0.023	0.154***	0.011
父母受教育程度	-0.011	0.007	0.000	0.003
父母工作类型	0.045	0.058	0.011	0.023
家庭经济状况	0.113***	0.037	0.132***	0.020
健康课程	0.132***	0.041	0.038**	0.019
学校地区类型	-0.001	0.027	0.016	0.013
学校地域类型	固定	固定		
常数	2.929***	0.444	3.062***	0.217
R^2	0.077	0.064		
N		1 975		6 623

注: *、**、*** 分别表示 10%、5%、1% 的显著性水平。

3.5 组间差异检验

为了解亲子共餐频率变化对不同青少年群体的影响,研究对不同群体青少年健康状况展开探讨。参考相关文献,研究选取青少年性别、是否住校和父母工作类型来考察父母陪伴对青少年健康的影响^[3,19]。

在性别方面,无论男生还是女生,亲子共餐频率增加都能提高青少年的健康水平,并且对女生健康状况的改善效果显著,同时,亲子共餐频率减少都能显著降低青少年的健康水平,并且对女生健康发展的阻碍作用更大。总而言之,父母陪伴对女生健康的影响大于男生。

在是否住校方面,无论是否住校,亲子共餐频率增加都能显著提高青少年的健康水平,并且对住校青少年健康状况的改善效果更明显,同时,亲子共餐频率减少显著降低了青少年的健康水平,并且对住校青少年健康发展的阻碍作用更大。总

而言之,父母陪伴对住校青少年健康的影响大于未住校青少年。

在父母工作方面,无论父母是否从事社会工作,亲子共餐频率增加都能显著提高青少年的健康水平,并且对父母从事社会工作青少年发展的促进作用更大,同时,亲子共餐频率减少显著降低了青少年的健康水平,并且对父母从事社会工作青少年发展的阻碍作用更大。总而言之,父母陪伴对父母从事社会工作青少年健康的影响大于父母从事非社会工作的青少年。

4 结论与讨论

人力资本发展对家庭和经济社会的高质量发展至关重要,而健康人力资本一直以来是最容易被忽略却最基础的人力资本^[7,10]。本研究基于新人力资本理论,利用 CEPS 数据库两期调查数据,采用倾向得分匹配的固定效应模型考察父母陪伴

对青少年健康人力资本的影响。首先,父母陪伴能够显著提升青少年的健康水平。具体表现为亲子共餐频率增加对青少年健康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而亲子共餐频率减少对青少年健康产生显著的负向影响。其次,父母陪伴对女生健康的影响大于男生,对住校青少年健康的影响大于未住校青少年,对父母从事社会工作青少年健康的影响大于父母从事非社会工作的青少年。研究结论拓展了新人力资本理论的应用范围,丰富了健康人力资本影响因素研究。当前,有部分研究关注父母陪伴对子女心理健康的重大影响^[20-21],但并未聚焦青少年群体,且更多的是探索父母陪伴对心理健康的影响。然而,心理健康仅是健康人力资本的一个方面。青少年时期是个人能力形成的关键时期,父母陪伴有助于青少年健康人力资本的形成,为其认知与非认知人力资本的积累打下必要基础。本研究弥补了当前研究的空白。

百年大计,教育为本,家庭教育亦是如此。陪伴是父母给予孩子最好的教育,这也是其他物质条件不能取代的。然而,当前许多父母主观上重视亲子陪伴,实际却存在陪伴不足的现象,亲子陪伴体系亟待建设完善。为了进一步通过父母陪伴提升青少年健康人力资本,本文建议采取以下措施:首先,父母应更加重视亲子陪伴以提升青少年健康人力资本。家庭教育是学校教育和社会教育的基础,然而,许多父母错误地认为,子女教育是学校的事情,和自身无关。父母要重视对其子女的有效陪伴,加强与子女的情感交流,尤其是处于青少年时期的子女。父母可以通过陪伴子女进餐、参加读书活动、锻炼身体等方式,加强与子女的互动,进而提升青少年的健康水平。其次,针对不同群体的青少年,父母及社会要给予不同程度的关注。父母要给予女生、住校青少年更多的陪伴,制定清晰明确的活动规划以提升亲子陪伴质量。社会可以通过组织开展亲子活动、举办相关讲座和培训等方式,解决从事社会工作父母的困难和疑惑,提升父母的陪伴水平。

参考文献:

[1] ALMLUND M, DUCKWORTH A L, HECKMAN J, et al. Chapter 1-Personality psychology and economics[J].

Handbook of the Economics of Education, 2011(3): 1-181.

- [2] HANUSHEK E A, KIMKO D D. Schooling, labor-force quality, and the growth of nations [J].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2000(5):1184-1208.
- [3] 王春超,孙曙涛.寄宿与留守儿童人力资本——来自学习能力与非认知能力的证据[J].*经济科学*, 2023(3):205-224.
- [4] 胡平平,牛新春,汪卫平.志愿服务参与能培育大学生非认知能力吗——基于追踪调研和双重差分技术的因果分析[J].*复旦教育论坛*, 2024(2):54-63.
- [5] 崔颖,徐卓君.留守还是流动?——家庭化迁移对儿童认知能力和非认知能力的影响[J].*人口与发展*, 2024(1):96-109.
- [6] 李海明,张晓莉.健康人力资本与内生经济增长[J].*当代经济科学*, 2023(5):103-114.
- [7] WAGSTAFF A. Child Health on a Dollar a Day: Some Tentative Cross-country Comparisons[J]. *Social Science & Medicine*, 2003(9):1529-1538.
- [8] 王莹,曹廷求,高睿.健康教育与青少年发展——兼论将健康融入教育政策[J].*财经研究*, 2022(11):19-33.
- [9] AMATO P R, KEITH B. Parental divorce and the well-being of children: A meta-analysis [J]. *Psychological Bulletin*, 1991(1):26-46.
- [10] 王春超,林俊杰.父母陪伴与儿童的人力资本发展[J].*教育研究*, 2021(1):104-128.
- [11] 邓林园,张玉,李蓓蕾.父母陪伴与儿童自我价值感的关系——基于社会资本理论的视角[J].*教育科学研究*, 2018(4):61-66.
- [12] 2017年中国城市亲子陪伴调查报告[EB/OL]. (2017-12-26) [2024-10-09] http://science.china.com.cn/2017-12/26/content_40121559.htm.
- [13] 罗先菊,骆焕琪,韩建一.健康人力资本对农户收入的影响研究——基于CFPS数据的实证分析[J].*价格理论与实践*, 2023(8):92-96,208.
- [14] 刘丰.全民健康、人力资本投资与经济高质量发展[J].*上海经济研究*, 2023(11):89-105.
- [15] 李海明,张晓莉.健康人力资本与内生经济增长[J].*当代经济科学*, 2023(5):103-114.
- [16] 胡耀岭,徐洋洋.健康人力资本投资的共同富裕效应[J].*人口与经济*, 2023(4):106-123.
- [17] 王宙翔,刘成奎.人力资本代际传递:父母教育与儿童健康[J].*人口与发展*, 2021(5):58-71.

- [18] 李乐敏,党瑞瑞,刘涵,等.父母陪伴对青少年非认知能力的影响——基于亲子共餐视角的准实验研究[J].人口与发展,2020(2):88-98.
- [19] 李汉雄,孙伟增,杨思媛.职住分离、父母陪伴与青少年人力资本发展[J].劳动经济研究,2022(3):3-25.
- [20] 张梓英,付立忠,王婧.童年期父母陪伴缺乏对大学生心理健康的影响[J].心理月刊,2022(23):23-26.
- [21] 李海英,郭菲,黄峥,等.课外时间分配与父母陪伴对青少年心理健康的影响[J].中国临床心理学杂志,2014(2):357-361.

The Influence of Parental Companionship on Adolescent Health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New Human Capital

HU Yupeng¹, YUAN Zongjin²

(1. School of Business Administration, Woosong University, Daejeon Metropolitan City 34606, Republic of Korea;

2. School of Early-Childhood Education, Nanjing Xiaozhuang University, Nanjing 211171, China)

Abstract: Parents are the main persons in charge of children's growth, and parental companionship plays an important role in children's growth and development. Based on the perspective of new human capital, this paper uses the data of two phases of the China Education Tracking Survey (CEPS) and adopts the fixed effect model with propensity score matching to reflect the parental companionship through the frequency of parent-child meal sharing, and empirically examines the impact of parental companionship on adolescent health. It is found that parent-child meal sharing plays an important role in promoting adolescent health status. Specifically, the increase of parent-child meal sharing frequency has a significant positive impact on adolescent health status, whereas the decrease of parent-child meal sharing frequency has a significant negative impact on adolescent health status.

Key words: parental companionship; adolescent health; propensity score matching method; new human capital theory

(责任校对 曾小明)